

響噹噹一粒銅豌豆

——訪康正果

田新彬/訪談
94年11月台北

一九六二年，他高三。班上辦了一個牆報「百草園」，刊登優秀作文，他獨自編寫了一張「北極星」，評論、詩歌、散文、小說一手包，未經校方審閱，偷偷地貼在牆壁上，沒想到掀起軒然大波，差點被以「現行反革命」罪名排拒在大學門外。

大學一年級政治課，老師在台上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「三無世界」論，他在筆記本上隨手寫下「三無世界：無黨員、無團員、無班幹部的世界」。被隔壁同學偷偷撕下交給輔導員，跟著而來的是一級級的約談、一份份檢討……

隔年，輔導員要他批判「地主分子」的祖父，還要收繳他的三十六冊日記。他一時不捨，將日記藏到朋友家，因此被開除學籍，進了燒窯隊，成了使蠻力的就業工人。

二十三歲，沉迷俄國文學，天真地寫了一封信向莫斯科大學圖書館借閱《齊瓦哥醫生》。次年中蘇關係生變，他被逮捕關進監獄，以「妄圖與敵掛鉤」罪名，判決勞動教養三年。拉車、挖糞、挑水、打藥……最後落戶農村，成了道地農民。

三十五歲，高齡考上中文系研究生，卻不聽教授勸阻，堅持以韓偓的艷情詩為論文題目，再度被扣上「宣揚色情」的帽子，拖延五年，學校才補授他碩士學位。

半百之年毅然離鄉，在美國重起生活的爐竈。六年後返國探親，因郵寄了幾本《民主中國》、《北京之春》給大陸朋友，再度被捕，拘審三天，幸賴耶魯校長出面向各方求救，最後勉強獲釋，狼狽返美，公開宣佈與中共政權決裂。

這個特立獨行、一身反骨的人，就是目前執教於耶魯大學東亞系的康正果。

十一月底，康正果趁著感恩節假期飛到台北，出席允晨出版社為他的新書《出中國記——我的反動自述》舉辦的發表會。這位一米八七、腰桿挺得筆直、說話還帶著鄉音的陝西大漢，對著台下的來賓，沒有聲嘶力竭的政治控訴，沒有揎拳捋袖慷慨激昂的口號，反而坦白道出他多年來的「反動」不是政治立場的反動，而是性情上的反動，在種種匱乏中按捺不住的渴求——從食物、性愛、求知、說真話，到了解真相……

後毛時代，大陸曾興起一股描述自身真實苦難經驗的「傷痕文學」熱潮，許多人在平反後，將自己的遭遇寫出來，並對黨的給予平反表示感激。朋友們慫恿他也將自己的故事寫出來，康正果遲遲沒有動筆，原因是：「平反僅宣佈

取消我所遭受的懲罰，卻沒有給我受難的答案。沒有答案，就贖不回我在無數次檢討、批鬥、審問和折磨中受盡的屈辱。」如今，全世界都垂涎中國市場，頻頻以各種名目進行交流，康正果再次逆反風潮，埋頭書寫披露他個人在中共統治下所受種種磨難的三十五萬言巨著。

《我的反動自述》完稿後，余英時先生讀了非常感動，以「人生識字憂患始」為題，寫了萬言長序，指出：「康正果前半生的坎坷都是因為他十幾歲時讀了古書，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知識觀和價值觀。」去年香港明報出版公司出版此書後，立即引起海外知識分子的討論與重視。台灣《當代》雜誌總編輯金恆煒讀後，驚嘆作者「用反諷的筆法再現那個時代的氛圍，填補了『中國現代史』或『中共史』的縫隙，不但是替自己寫，也是替所有其他受迫害者而寫。」向出版社力薦，台灣版因而問世。除了中文本，這本書也獲得美國筆會翻譯基金贊助，即將由著名的諾頓(Norton)出版社出版英譯本。

新書發表會上，台灣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李爽學盛讚此書有若史詩，讓讀者看到了一個不屈的靈魂如何在暴政下走出自己的路，他並且說此自傳是他讀過最坦白的一本。台大教授柯慶明則將此書與高行健《一個人的聖經》對比，認為兩本書都敦厚、樸實且有深度，但他更喜歡康正果的書，因為高行健文革前仍屬既得利益者，康則始終背負著「反動」的包袱，從一九四九年大陸「解放」寫到二〇〇三年，更深入、完整且豐厚。

康正果說：「但願我講述的這些真人真事沒讓我講走了調，沒在想說實話時說假了嗓子，沒把我要寫的『不是那一回事』寫得也成了『那回事』。」

正在台灣中央大學當客座教授的劉再復與康正果是舊識，在台北碰面時，他打趣康正果：「你根本就是銅豌豆嘛！」康正果一逕微笑，沒有否認。「銅豌豆」來自元代戲曲家關漢卿的名句：「我是個蒸不爛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響噹噹一粒銅豌豆……」康正果的自傳，見證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真理的執著以及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勇氣。他的確是一粒如假包換的銅豌豆。